



何时成了老家客

□李晓

中秋节那天,山梁上飘浮着母乳般的薄雾,薄雾中夹杂着蚕丝一样的毛毛细雨。

我陪同老武坐在山梁上,他刚从天津回来。他这次回来,是来老家过中秋,一年之中的节日,老武很看重秋天这个团圆的日子,大地晴朗,月光浩渺,这正是游子归乡的季节。

我看见了老武梦幻般的眼神。他起身,张大嘴,让细雨落入舌尖,卷卷舌头吞下。这老家天空中落下的雨水,有着大地草木的气息。

我和老武走上山冈,在黑压压的松柏树间穿梭,天光黯淡下来,两个瘦弱的坟墓前,杂草疯长,那是老武父母的墓。老武把家乡的月饼放在父母墓前,父亲生前爱酒,他把从天津带回的一瓶酒打开,倒入碗里放在墓前,嘴里喃喃:“爸,我回来陪你喝几口,一起过中秋。”

松风阵阵,老武扑向一棵老松抱住,树身是铠甲一样的树皮。老武说:“总感觉风声里,有祖先们的脚步声。”

我和老武站在他家老屋前,老屋顽强地耸立了40多年,石头墙身,但檐上青瓦早已不知去向,倒是有青草立于檐上在风中飘动,烟熏火燎的墙上,苔藓斑斑。那年,父亲把全部积蓄都用来建房子了,他记得父亲当年说过的话:“儿啊,这房子是给你今后娶媳妇用的,也不能在村里人面前丢面子,爸就这点能耐了。”老武是家中长子,下面还有两个妹妹。父亲想,今后老得不能动弹身子了,就跟儿子在这房子里养老。

三年后的夏天,老武考上了天津一所大学,大喜的父亲似乎又有些失望,暗暗叹息一声,“这房子,儿子今后安家派不上用场了。”为庆祝儿子考上大学,父亲杀了鸡鸭款待大家,乡长也带了礼物来祝贺,酒意微醺的乡长去给老武的父亲敬酒,爽快表示,“等你家小武大学毕业后,也可以回乡当乡长,乡里确实需要人才。”父亲大惊,头直摇,“使不得,使不得。”

后来,老武的两个妹妹也相继考上大学。村里人常来老武家房前转悠,东瞅瞅西看看,形成一致看法:老武家这房子,风水好,出人才。

老武大学毕业后,在天津安家立业。父亲73岁那年,老武亲自回家接父母去了一趟天津,但住了不到一个月,父母就神情恹恹的了,如乡下移栽到城里的树,水土不服。老武只好把父母送回了老家。两年后,父亲患喉癌而去,父亲去了三年,母亲紧随而去,他们在松林坡里再次结伴长眠。

父母走了,老家的房子,没了烟火的升腾,老得比人还快。有一年秋天,老武

的两个妹妹给他打去电话,“老家的一个堂叔,想出钱把老房子的地基买了,在那里建新房子。”老武一口拒绝了,老房子留着,总有一个念想啊。

老房子孤独地伫立在山坳里,如打下的一个陈旧补丁,它苟延残喘存活于世的意义到底何在?老武也这样问过自己。但纠结过后,老武依然坚定了自己的想法,回老家,还能看上一眼老房子,老房子里一家人生活的场景,又被唤醒了。这样的唤醒,是对心房的抚慰。

中秋那天中午,做了满满一大桌乡里土菜招待老武的,就是想老武家老宅基地的堂叔,堂叔已经82岁了,刚从城里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回来。饭菜都是老武喜欢的儿时味道,我和老武还陪他堂叔喝了自家泡的桑葚酒。饭后,老武给他堂叔道歉,“叔啊,我没把老房子的地基给你,是想回来时还能看上一眼,我原来想等自己老了,还能回来住,把房子再建一建,不过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了。”堂叔说:“我现在也不想建房子了,3个孩子早已在城里买了房子,只留下两个老人在老家陪守着村子。”

老武和我商量后,决定在他堂叔家住一晚。夜里,雾沉沉,明月没有如约而来,升起在一个游子眼里。半夜,村子里有几声狗吠响起,老武披衣起床,望着漆黑夜色里的山峦田畴,弥漫着秋收后的醇香。老武发了一条朋友圈:回到没了父母的老家,自己恍然成了他乡客人。

早晨起来,我在老武的朋友圈里留言:武哥,我们都成了老家客。

上午,老武与堂叔道别,硬塞给他2000元钱。堂叔突然满眼是泪,声音哽咽,“侄儿啊,你我叔侄一场,现在是见一面少一面了。”老武上前,拥抱了佝偻着身子的堂叔。

村口一头老水牛,正在抬头舔梧桐树上的露水,见了老武,呆萌的老水牛,给老武投来深井一般的幽蓝目光。老武给它打了一个道别手势,老水牛“哞哞”叫出声,似在回应老武。“故乡万物有灵。”老武感叹说。

晚上,老武在城里接受了两个妹妹全家的宴请。席间,老武与妹妹边吃边聊,外甥们没有想象中的亲热,只顾埋头玩手机。饭后,老武没去妹妹家住,自己一个人去住了宾馆,他再次感觉成了这个故乡城市的客人。在宾馆的梦里,父母都来看他了,老母亲好像轻轻责怪了他一句:“儿啊,我们不在人世了,你还是要到妹妹家住啊。”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好吃不过“母亲味”

□何龙飞

为了让国庆节过得有“仪式感”,父亲给我和弟弟打了三次电话,意在回老家团聚,吃上“母亲味”,以解乡愁。

父亲的盛情,我们怎能辜负,赶紧收拾好行李,带上礼物,驾车回归。

到了,到了,我们的心情激动起来。父亲早已候在牛圈屋边,满脸笑意,就像在欢迎“贵宾”。

母亲在厨房跳“锅边舞”,忙得不亦乐乎。见我们进了屋,她应答几句后,就去专心做饭菜了。不为别的,只为家庭的“国庆盛宴”要丰盛些,要充分地融入“母亲味”,好让儿子们不忘故乡的美味,以便慰藉思乡的心灵。

别看这“厨事”,要做好,还得用统筹方法。母亲谙得此理,与父亲分工合作,协调配合,才忙过来了。瞧,豆花是必备的特色菜,父亲洗机器,端放大盆子;母亲泡黄豆,洗锅。待机器把黄豆加工成豆液后,父亲端起大盆子,把豆液往锅里倒。母亲则及时烧大火煮涨,配合默契。

该父亲“点”豆花了,用的是胆水,“点”出来的豆花多,在窖水的映衬下,黄白得可爱,诱惑着我们的味蕾。

母亲麻利地拿起筲箕、锅铲,用力压榨豆花,使其绵扎、紧实。再用菜刀划成块,舀去多余的窖水,豆花就像“水上漂”,更为醒目、飘香,令我们垂涎欲滴。

豆花虽好,还要作料“蘸”着吃才更有味道。母亲熟练得很,不到15分钟,就将姜、蒜、辣椒、咸菜粒、酱油、油等备好。刹那间,作料的香味和着豆花的清香味一起袭来,我们不陶醉都难以办到。

“还有更好吃的菜哟!”父亲卖了个关子,没明说是哪些菜,要给我们一个惊喜。

母亲听后,直接为我们揭开“谜底”:鼎罐里炖的是腊排骨炖

藕,揭开盖子,香味扑鼻而来,那才叫安逸;另一口大锅里蒸的是喜沙肉(也叫夹沙肉),黄豆面为沙,黄黑黄黑的。那猪肉片夹着沙,晶莹剔透,油光闪闪,香气弥漫,怎能不诱人;回锅肉也色香味美。青椒衬色,肥肉片油浸浸的,照样令人直吞口水;到亲朋家走人户时,母亲“打包”回来的“整卤猪蹄”派上了用场,蒸后更是散发着肉香,沁人心脾。

还有爆炒包包白、油麦菜、冬瓜片、清水煮老南瓜等素菜,搭配合理,以这样的“菜品”来庆国庆、家庭团聚再合适不过了。

我们目睹后,既惊叹母亲的“杰作”,又佩服母亲的能干。“还犹豫什么呢!”饭菜端上了桌,备好碗筷,倒好老白干,父亲发出了号令。

于是,我们举杯共祝祖国繁荣昌盛,祝福父母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,晚年幸福,但愿一家人和和美,平平安安,开开心心。

简约而不简单的“仪式”结束后,我们迫不及待地吃菜、喝酒、吃饭,谈笑风生,其乐融融,无与伦比。

母亲瞅见我们的欢快、满足样,眉开眼笑起来。我们知道,那是母亲幸福的微笑,那是母亲几十年如一日为我们奉献“母亲味”的真情流露,那是母亲见我们工作顺利、事业有成、小家和美后欣慰情愫的洋溢。

那时那刻,我们除了感激母亲外,就是虔诚地祝福母亲,渴盼着永远吃到融入如蜜母爱的“母亲味”。所以,无论何时何地,我们发觉好吃不过“母亲味”,只因为那里面有浓浓的母爱和乡愁,够我们享用一生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重庆市作协会员)

长假里的“另类”出游

□谭岷江

今年中秋国庆长假,原打算出去游逛一趟,但儿子大四忙碌不回家,各地稍微条件有点好的酒店价格也常态般地突然飙升,回想过去假期我们一家人在重庆、南京、镇江等地人挤人的独特经历,便决定待在家里,过自己喜欢的生活,譬如看书、码字、看电影、听音乐、打麻将和刷朋友圈。

通过看朋友圈,我才知道许多朋友都是能把平凡的长假生活过得很“另类”、很有诗意的“小旅游”高手。

十月一日,同事东哥的朋友圈显示:“独自出游第一站。”再仔细一看朋友圈,不禁哑然失笑,原来他是在城郊游,第一站居然是县城体育馆边的大桥。没过十分钟,他又在自我评论了两三条,竟让我觉得生活如此有诗意,比如“停车坐评朋友圈,国庆出游第一站”“鸟巢无限好,只是在西南”。一想起驾驶技术并不太好、不适合长途开车的他,此时可能坐在体育馆边的草坪上,自我想象县城体育馆就是北京鸟巢,真的是把脚下的阴雨天气过成了头顶的蓝天白云。

十月二日,朋友鑫哥的朋友圈显示:“长假出行第一站土家东湖,不亦乐乎。”配图大湖漫漫,青山相伴,秋风拂来,碧波荡漾,果然有点气势。说起来,喜欢历史地理的我此时却有点孤陋寡闻了,不知道他说的土家东湖在何处?再一看他发图的定位,不禁乐了,原来他说的居然是县城东部的龙池坝水库。再一看下面的评论,原来他作为水库所在地的乡领导之一,竟是在长假值班,此行是例行巡查节日安全。

十月三日,曾在朋友圈声称长假不出去添堵的主城文友顺哥,居然也打着为外地游客让路的美好借口,带着妻子、女儿前往鄂西恩施城旅游。奇怪的是,他的朋友圈图片并不是恩施大峡谷、女儿城、土司城等旅游景区,而是小路、小镇、天桥和州政府大门。再一看下面的评论,原来他妻子是恩施人,此行是和妻子去回忆当年的恋爱、工作和生活往事,专门前去旧地重游。他们的小女儿给他们拍了视频,只见夫妻俩十指相扣、手拉着手,正从僻静的梯子上走下来,似乎在重新排演当初他们年轻时的恋爱情景。我猜想他们一定在心中给所有重游的地方都命了名,并像旅游景区的石碑一般刻下了地名,比如“第一次牵手处”“第一次看电影处”等。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日子可谓不咸不淡,生活可谓不轻不重,尽管我们有时担心长假出游有些拥挤有些劳累,以至于选择在家或者回老家度假,但并不影响我们别出心裁地创意生活,最终把这些平凡的小日子过成挺有诗意的幸福时段——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我们也是在家“旅游”,或者回到老家“旅游”。

(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主席)

